

人在喧豔，伊然

月是故乡明

凌文远诗词全集
【上】

凌文远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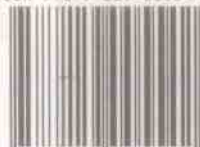
要亦兴发乎华夏龙的吟啸！

熊果迢迢，

雀果迢迢。



ISBN 978-7-229-00554-2



9 787229 005542 >

定价：66.00元（上、下册）

月是故乡明

凌文远诗词全集 [上]

凌文远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是故乡明: 凌文远诗词全集 / 凌文远 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5

ISBN 978-7-229-00554-2

I.月… II.凌… III.诗词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1696 号

月是故乡明——凌文远诗词全集

YUE SHI GUXIANG MING—LINGWENYUAN SHICI QUANJI

凌文远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凌承碧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黄 杨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 240mm 1/32 印张: 23.875 字数: 612 千 插页: 11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 000 册

ISBN 978-7-229-00554-2

定价: 66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简介

凌文远,又名余方。一九一六年生于重庆市江津县永安乡。曾担任过江津县县长,中共江津县委第一书记,永川地委委员,行署副专员,地市合并后调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。一九八六年离休后仍一直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。著有《乡音》《为您举杯》《两情集》《山之魂·海之魂》《金牛·道道酒·文殊》《不折的藤蔓》《鸡前牛后》《望海楼诗存》《江阳忆往一百咏》《凌文远自选集》等诗集,因而早被中国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,被选为北京中华诗词学会理事,四川诗词学会副会长,重庆诗词研讨会会长,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,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,并被聘为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。《世界诗歌》第六卷(汉城),《世界诗歌》第七卷(里斯本),《世界诗选》(印度)特约撰稿人,“狮城诗词学会”(新加坡)名誉会长,纽约《全球当代诗词选集》编委。

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,因重病多年不幸逝世,终年八十七岁。



作者像



作者伉俪照



与外孙女何平摄于文化宫

晨曲 何平十岁画





与牛翁合影于北碚诗会



与美国《新士》杂志主编秦松留影

詩俗詩官一韻牽橋吟共
調喜同源初逢若覺還存
歉憾未相知卅年前

一九八二年春壬戌北碚詩會中初識詠甚稱得
臨別依依索句適有是信筆占辱

文遠詩家正吟

中山





与同学沈永忠合影于江津



作者(前排右一)与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(右二)合影于家乡



在回江津途中的轮渡上与乡亲们一同交谈



作者(右三)陪同旅美诗人彭邦桢(右四)返乡看望亲友



加拿大汉学学者罗·琳达如(中)兴致勃勃地造访凌宅

不求仕进重诗情

——序凌公文远遗著

翻开这本沉甸甸的诗稿，当一些会心的字句掠过眼下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立刻浮现目前。那略带江津口音，庄重而又朴质的口诵，又隐约回响耳际。于是，我被带入曾经多次经历过，而又久违了的理趣诗的意境。

亡友的遗著摊在桌上。物是人非，惆怅难已。往事历历，不胜沧桑之感。

我和凌文远学长相知虽深，而相识恨晚，记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壬戌春北碚诗会上。那次诗会，要讨论一个青年诗人的诗。因我曾在广播《青年节目》中介绍过其人其作，就被邀列席并带去该节目的录音在会上放送。遗憾的是我当时对诗歌界的情况很陌生，对与会的著名专员诗人凌公，却一无所知。在我的脑海里，官员写诗的确也不少，但多是口号类之作，便不以为意。会上，一位朗诵者朗诵了凌公的近作《丹桔颂》。那深邃的哲理，精微的用典，独特的句式，大出我意料。赞赏之余，对自己的偏见，颇感愧疚。会上，凌公对那位青年诗人极其赞誉，并赠其《汉书》一部，励其深造。

晚上，一些人参加晚会去了。他来我寓室谈天。他听说我在受罚禁笔时，也曾口诌摆弄过平平仄仄，谈起他也作点律绝。这又使我更感意外了。他要我念几句旧作，我就以罚戍峨边劳动时戏笔“后列前排俱看右，闲花野草一挖休”之句请教。他由此而谈了对今事今词入律绝旧体应予肯定的见解，尽管他写律绝时却常巧用和惯用典故。谈到宋诗的理趣诗，我们的看法很一致，都认为其意

韵十分耐人寻味，不应一律以味同嚼蜡看待。这一夕畅叙，顿成莫逆。我还即席赋赠一绝有“今夕初逢如有憾，相知应在卅年前”之句。

诗会后不久，一天，他来我处，交来他准备出刊的诗稿《乡音》，要余薇野兄和我作责任编辑。说，这是他第一本新诗选。对于新诗，薇野兄是行家，请他作编辑，自可理解。要我这个外行作陪，就令我惶然不解了。他向我解释说，让局外人参与选删，更能客观一些。足见他善于听取各方意见。果然，在薇野兄和我各自删去了一些篇章向他征求意见时，即使删去看来是他自认为得意之作时，他也忍痛割爱了。这也许亦是一种用人不疑的作风吧。

这之后，他请我与薇野兄去他所管辖，也是他家乡的江津去为当地文宣干部讲文艺写作和新闻采写课。他陪我们参观了著名的黑石山聚奎中学和白屋诗人故居。我写了这样一首律诗以志这两件事：橙枝桔叶满城廊 / 济济斯文汇一堂 / 旷世长联传百代 / 巧吟老将显村坊 / 悠悠白屋流芳赋 / 莽莽黑石茂学痒 / 又听风骚新韵妙 / 清音自应出诗乡。

他所在的专区并入重庆市后，他调来重庆任市政协副主席。他不遗余力地投身组建重庆诗词会参与诗词创研工作。调来重庆不久，他请我和薇野兄到他家便饭，我们才知他的夫人一直没有工作。我感到奇怪。我问他说：“从专区并入重庆，调来的干部，还没有听说有配偶没工作！”他答说“原来就待业在家”。我突然想到我们那里调来的人。听说原是一般工作人员，调前就升成副处级了，妻子也随着转干。遂又问他：“为什么调来前不安个工作？”他愕然张大了眼反问我一句：“那岂不成了以权谋私？！”这看来虽有点过于固执不近常情，确也令我肃然而思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港澳台同胞、海外华人诗词界的作者们逐渐和大陆同行有了联系，文远兄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，应和唱酬，诚恳热情，这期间，曾遇到不少的干扰，甚至遭到攻击，但他毫不介意，终于收到功效，赢得公正的评价。在这本集子里，就

有不少这方面的唱酬佳作。

四川诗词学会在宜宾开成立大会时，他已调来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。他和我都被邀出席。正逢重庆广播电视报要安排一部货车去宜宾运纸。我准备搭便前往。他听说后，也来同乘便车。我问：“市政协副主席要开部轿车出差都不行吗？”他答说：“行啦，既有便车可搭，又何必去要单开呢。”于是，他和我就颠簸七个多小时赶去宜宾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得了消渴之疾，并发症侵蚀到眼睛。一天，他来我半截书房，带着一个布包。打开包，取出一部厚厚的装订整齐打印的诗稿交给我说：“这是我自选自订的诗集，复印了几部，当前，出书不易，这一份就送你保存。我的病日益沉重，看来快要失明，甚至会一病不起了。这也算以诗论知心吧！”说完后，我们相对黯然久之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时，他很支持，十分乐意担任协会的顾问。每有活动，他必参加，直到他卧病。

他双眼失明后，我和薇野兄去看过他，那天，我们谈得很多，天南地北，国外国内，经济时政，文坛近况，谈得痛快淋漓。临辞时，他低声问我，他那部打印诗集我看完没有。我感十分歉疚，确还未曾认真展读。我支吾着回答他说：保存得很好，空时再细读。

暮年友群，恰似秋树枯叶，渐凋渐零了。晚岁时光，也如下游流舟，一晃，凌公辞世已七个年头了。不久前，永川一位友人给我寄来《海棠》文艺刊物。这使我想念起三十年前主管该刊的专员凌公，从而想到凌公存我处的诗稿。正在这时，凌公的爱女承碧贤契突然来访。带来厚厚一大叠打印稿，原来是她整理好的凌公的遗作。她要我替她看看，安排是否合适。她说，她打算按这样交商洽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面对这洋洋洒洒几百万言的大部头作品，翻看一遍，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试想其编订整理之艰辛，需具有多大的耐力。对承碧的尊亲笃行，真令我感佩备至。她要我写篇序言，我立即贸然承诺下来。

我想,对凌公诗作评介,在本书附录《任人评说》中,已有许多专家论述,无须我这个门外汉置喙。但我觉得,读其诗,总该知其人。于是,便絮絮叨叨写了我与凌公交往中的几点感遇,虽是管窥一斑,聊可供读其诗者欲知其人作点参考。

唐突之处,尚望诸方家垂谅!

牛 翁

二〇〇九年己丑立夏日

时年八十有七